

中國文學精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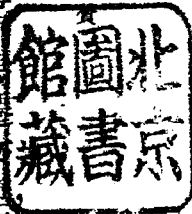
漢書精華

第三冊

漢書精華 卷三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

輯 楊惲 陳威



(南)

子幼傳敘事有
委嚴筆勢縱橫
酷似太史公文

楊惲字子幼，目忠任爲郎，補常侍騎。一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目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爲左曹。一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目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爲平通侯。一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山，財用所出，故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言出財用者，雖非沐浴，常得在外也。貧者貧病，皆目沐假償之。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目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目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

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一初
 憚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目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
 予憚。憚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目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
 一憚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憚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
 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目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
 戴長樂相失，卒目是敗。細長樂者，目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
 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兼行天子事，先肄習威儀也。還謂掾史曰：「我親
 面見受詔，副帝肄，秣侯御。」我副帝肄，而秣侯迺為御耳，御謂御車也。人有上書告長
 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憚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憚罪。一高昌侯
 車犇入北掖門，憚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抵，觸也。
 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一左馮翊韓延壽
 有罪下獄，憚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憚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

高昌侯以下，是
 長樂告憚之書，
 凡六節，並賤昧
 語，文法極頓挫。
 楊子幼傳載子
 幼與戴長樂辨
 貽獄辭，彷彿魏
 其武安侯傳東

漢書路粹諷奏
孔融語遠不逮
也。

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脛脛，直貌。」我 cannot 自保。真人
所謂鼠不容穴，銜窠數者也。「真人，正人也。所目不容穴，坐銜窠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又中書
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
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不來，明甚。」「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惲云不來。」惲上
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
可目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一惲聞匈奴降者道
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
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目滅亡。令親任大臣，卽至今耳。古與今如一
丘之貉。」言其同類也。惲妄引亡國目誹謗當世，無人臣禮。一又語長樂曰：「
正月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
也。行必不至河東矣。」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目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理。
一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左，證左也。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

尊，直主門戶者也，戶將官名。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

暮人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

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言

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毋泄憚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

恐長樂心怒，更加增其餘罪狀也。憚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

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詖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

一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爲庶人。一憚既失爵位，家居，起會宗書案。

治產業，起室宅，目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

也。與憚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闔，閉也。不當

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一憚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見廢，內

懷不服。一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

備宿衛。遭遇時變，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

憚報會宗書，慷慨激烈，規模布置，宛然外祖答

任安書風致，
憚文似史遷然，
其辭涉怨望，
憚太史公外孫，
宣帝雖刻深取，
稱亦有自。

教督目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毀，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一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目此時有所建明，目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目夷滅不足目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一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日忘憂；小人全軀，說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日給公上，充縣官之賦斂。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一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

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李斯書

云擊也。叩缶彈箏搏鼓，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

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

亂也。一頃百畝，目喻百官也。言豆者，真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箕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箕，豆莖

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叩，袂，百袖字。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

可也。一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

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

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

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

尙安得目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一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

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

宣帝處憚不以
戴長樂所告六
事而以孫會宗
一書異哉帝之
失刑也。

安定山谷之閒，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爲遠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方當盛漢之隆，

願勉旃！旃，之也。毋多談！一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憚曰：「西河

太守建平杜侯，杜延年。前目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

復用。」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憚素與蓋寬饒韓延壽

善，譚卽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

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憚。騶馬，目給騶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吏有佐名成者。驕奢不

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

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憚，與相怨望

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尉章、京兆

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陳咸字子康，年十八，目萬年任爲郎。一陳萬年爲御史大夫，咸其子也。有異材，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

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一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調，

古韻字。

萬年迺不復言。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

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目下，皆敬憚之。一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於是石

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滅死髡爲城旦，因廢。一咸帝初卽位，大將軍王鳳目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一奉使稱意，徵爲諫大夫。一復出爲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爲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一起家復爲南陽太守，所居目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目律程作司空，爲地曰木杵，春

其治句收結上
文其廉句引起
下文。

廉字反上其廉
弗如儉字反上
奢侈玉食。
咸賂遺陳湯，即
父牀下敬戒之
術至於殺伐殘
隨其天性然也
前後自相照應
方進奏咸數語，
一傳給案。

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鈇音弟。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作
程劇苦，又被督察。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
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目自奉養，奢侈玉食。然操持
掾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書曰：「公然移書目約敕。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
執讀日懸。令行禁止，一然亦目此見廢，一虛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
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目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
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
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子公，湯之子。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
官咸皆鈎校，發其姦臧，沒入辜權財物。辜權，專固也。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鈎
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一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
進為丞相，實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

而官媚邪臣陳湯目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一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一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目憂死。

贊以鹽鐵議，發
論自車千秋傳
中接來，彼開其
端，此竟其說也。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目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目爲此迺所目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一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次公，寬字。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目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一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聘其辭，斷斷焉，行行焉。斷斷，辯爭貌。

行，剛強貌。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一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彬彬然私博君子也。一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疆圉矣。一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目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如囊之括絀也。彼哉彼哉。一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目說其上，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楊胡朱梅云傳

輯 楊王孫 胡建斬監軍一段 朱雲折檻一段 梅福論王氏一段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致，至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日反吾真，贏者不爲衣衾棺槨

傳楊王孫獨以贏葬一事爲案，其說本莊周來。

亦所謂贖世家
靡之見而班祿
之文稱。

者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目身親土。」一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一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日羸葬，將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單，盡也。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一旦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日華衆，厚葬日鬲眞，鬲，與隔同。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一旦吾聞

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日幣帛，鬲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一言不用久爲客也。晉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匱，葛藟爲緘，窾，空也。緘，束也。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殍，亂，絕也。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言生死皆儉約。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畱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一祁侯曰：「善。」遂羸葬。一

胡建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

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與官兼守之。

貧亡車

馬，常步，與走卒起居，爲下文約走卒地。所目尉薦走卒，甚得其心。一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目爲賈區，賈物之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

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室無四壁曰室。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目。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目威衆，誅惡目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目求賈利，公謂顯然爲之。私買賣目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李者法官之號。「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目聞，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目下，行法焉。」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諉，累也。臣謹目斬，昧死目聞。」一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目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欲致民勇志也。

異日李廣斬翳
殿尉而上報曰
「報除害，朕
之所圖於將軍
也。」亦是此意

朱雲既以罪廢
鋼矣，而突請尚
方劍以斬佞臣，
其氣雖烈，不免
易之壯壯之凶
矣。

使不奔北。

「建又何疑焉？」
「建繇是顯名。」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目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目厲其餘。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上問誰也？對曰：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

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目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目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此書本論王氏，
卻先反覆泛論
高祖武帝聽言
之效，而後漸入
本意，蓋當時王
氏方盛，故其言
之委曲如此。
恣意說去，不事
繩削，頗有奇氣，
而少醇雅。
此文如野戰之
兵。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起案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先謂在秦時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一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目亡敵於天下也。一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一孝武皇帝好忠諫，

以上言國家權
輕意歸在不求
士故下文遂以
得士則重失士
則輕足之

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目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目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目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目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一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日寧。」次雅文王詩。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目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目致大也。九九算術。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二矣，比天下士所目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

以上言人才不敷，當用爵祿束帛以求之。

此至字經說。

以高祖武帝求賢為勸道，既非以漢成爲用三代選舉之法，故士尤非。此一節議論不詳，不可以爲法。

繆公行伯，繆，讀曰由。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日升斗之祿，賜目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底，細石也。石，高祖所目厲世摩鈍也。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目爲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閒而發，譬倒持劍，而目把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目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目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召天王，謂齊子河陽也。用其讎，謂目管仲爲相。亡益於時，不顧

至此方見本意。

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欲目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目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戴，鵠也。仁鳥，鵠也。戴喜緣。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目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自陽朔日來，天下目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目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目此卜之一矣。一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目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目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一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詩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后族太盛也。畱意亡逸之戒，淵書篇名。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

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一 收拾前面意。且不急之法，誹謗之
 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
 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日率言之，三倍
 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
 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
 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目斗為喻也。使之驕逆，至
 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
 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周書洛誥辭，言火始微小，不且撲滅，則至熾盛。執陵於君，
 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一上遂不納。

霍光金日磾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中，讀曰仲。

此類類籍甚多，

予謂此傳，止次光之起家，微以小心被寵任之故，其乘政三十餘年，所及點綴者，止詔督符璽郎秩，與沮丁外人求封一二事耳。中間廢昌邑立宣帝，功過不相掩處，二指次如書，豈得爲頭緒多耶？當是漢書第一傳。

傳光而首詳去病事，總爲將光西至長安起案，凡敘光功績處，皆虛。

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一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一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一

受知武帝在此。

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婕妤居鉤弋宮。上心欲目爲嗣，命大

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

一鎖卻屬虛景。

突次光爲人一
段直與後敘光
從膝乘上內殿

王朝諸侯目賜光。一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目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於天子所臥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一鎖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柁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一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頰，每出入下殿門，止進

俎之一段，首尾相應。點一事著眼。

孟堅敘事，如霍氏上官之郤，廢昌邑王奏事，雖不得化工館物，猶是顧凱之陸探微寫生，東京以還重可得乎。

又追前事來點綴。

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一結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恐有變難，故欲收其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一結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婕妤，鄂邑所食邑，爲蓋侯所尙，故云蓋主。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目列侯尙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公主目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竝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

將皆蓋主上官
桀安及弘羊皆
與燕王通謀而
先歷次其相失
之故此左氏記。

光專權自恣，與
前其見親信句，
政事一決於光
句故自己出句
專制朝事句相
顧。

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蹇，蹇，試也。蹇，習也。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莫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應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廣明，亭名。屬耳，近耳也。調校尉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

上段敘謀光極詳，此段敘謀光極略，皆得太史公法。

威震海內句，著冷眼，暗伏後宣帝在民間，內秦晉相失文法。

先次行淫亂爲綱，其目詳具奏中。

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日輔朕身，暗與君行周公之事相顧。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一昭帝旣冠，暗與年十四相顧。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一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目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目承宗廟，言合光意。光目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至，卽位，行淫亂，綱光憂懣，獨目問所親故吏大司

光傳大得要領處。

延年之語，壯而烈，光之語，重而深。

此處止云陳昌邑王不可以承

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自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幼孤，寄將軍，天下，目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目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受其責。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目承宗

宗廟狀而其賞
具載之詔書中
此詳略之法本
太史公吳王濞
傳來。
王庸猥具見言
表。

意應宛然。

奏文極典則。

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襪，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

慈孝禮誼賞卹
是綱，以下詳次。
其不能慈孝禮
誼賞卹處是目。

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右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邛，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目，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目慈孝禮誼賞卹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紼，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目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璽。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

此處描寫一時
君臣光景堪畫。

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下，謂楹之家葬運，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鞞道牟首。牟首，池名。上召泰壹樂人內之於鞞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閣室，閣道之有室者，淫祀也。祀已，與從官飲啗，啗，食也。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宮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令且止讀奏。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目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目赤。發御府金錢刀劔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漑沔於酒，漑，讀沈，沔，荒淫也。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

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日爲常。內

入也。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

使使者持節，目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時在裝服，故未祠宗廟，而

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目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一從一橫，爲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

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

目過失，使人簿責勝，以文簿具責之。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

制度。一臣敝等數進諫，不變更，日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敝

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臣德，臣虞舍，臣射，臣

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

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

之屬，莫大不孝。應長爲孝者句。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

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目

失帝王禮誼，亂漢家制度。此二句斷昌邑王總案。

以上曰行昏亂，曰淫亂，曰悖亂，如是曰荒淫迷惑，曰行淫辟，不軌，總應前即位行淫亂句。

不可以承天序，
奉祖宗廟與前
廣陵王不可以
承宗廟，句具陳
昌邑王不可以
承宗廟，狀句相
應。
光處分安，而班
固敘事亦確。

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目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目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引孝經之言。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直應前恐危社稷句。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一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目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目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

可以嗣孝昭句，
反應上不可以
承天序句。

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目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目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目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一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目安宗廟。其目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

一總見雲氏貴處。

點出光請封兄
孫奉兄去病祀
接前去病死案。

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一、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目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一、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棺也。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便房，殿中便坐。椁木外臧椁十五具。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目輜輅車。輜輅，安車也。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目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旣葬，封山爲樂平侯，目奉車都

突入封許廣漢
為平恩侯句暗
伏後平恩侯用
事案。

此段敘事如韓
信將兵多多益
善是少頭緒。
敘霍氏放恣甚
錯綜。

通篇至此一大
截，以上敘次霍
氏尊寵，以下敘
次霍氏禍亂，霍
之擅權處，即為
禍根處。

尉領尚書事。一 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目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昭靈，皆館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一 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一 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昭靈，承恩，皆館名。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取其行安不搖動也。侍婢日五采絲輓，顯遊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而禹山亦竝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

宣帝自在三句，
貫前半篇，暗伏
眼精神。

上始躬親朝政
以下總摹寫帝
漸圖霍氏精神
突入魏相為給
事中，暗伏白去
副封及發霍氏
禍根。

先收尙書之權。

宣帝始立一段，
追敘禍胎。

一事兩層敘。

光之宜滅族，在
小不忍。

救霍氏兵權。

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
度。一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
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
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
欲躡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曰：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
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
若領尙書。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
於是霍氏甚惡之。一應前又起後。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
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
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
問急，顯恐事敗，即具目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
署衍勿論。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

下從字田字罷
字收字，分輕重。

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舊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目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一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

總似貴家子弟口語。

離散斥逐止，指從田翻收一段。

封侯。百官目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皆光奴。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目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令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謔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

樊入石夏張赦
專於前為後昭
文服本。

此帝善操縱處。

收宿衛權。

以下敘夢怪處，
蓋因霍氏寵溢
之後，輒權族滅，
所以種種畫工
著色喚醒耳目
本史記序秦始

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一 承上起下。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光諸女自以於上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目為讓，山禹等甚恐。一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目尾畫地。鴟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

止言會事發覺，而不明其故，其詳迺見之詔中，與序次廢昌王岡格。
前執金吾捕賊救等，既詔止勿捕，而此詔又首發其事，班氏前後錯敘，正見帝之用意，圖誅霍氏處。

尙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蠹，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可曰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宣帝外祖母。召丞相平恩侯目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目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一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目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誣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威，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誣誤，事在丙申

二書有戰國說士之風，愚謂此殆本老氏之旨，而有要領者。

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立言也。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闔，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讎，等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棨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

追敘驂乘一節
作結案。

此傳段段結束，
用郭解傳體。

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日爲郎。一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並此形容。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一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降漢所破，

類高帝初寵楚
亡將陳平為譴
軍處。

了母闕氏案，且
暗點一孝字。

殺弄兒，與不納
女詐，似一類，乃
分作兩處敘。
恩謂畫匠著色，
正須淋漓恣態，
而日磾以胡兒

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
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曰：父不降見殺，與母闕氏伏闕畫案。弟倫
伏後嗣盛案。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一結久之，武帝游宴見馬，
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
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日本狀對。省上奇焉，
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一日磾既親
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
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一結日磾母教
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
闕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一日磾子二人皆愛為
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擁，抱也。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
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

受命，故正在此。
殺弄兒，何羅倉卒
行逆處，類戰國
策，斂荆軻入秦
本末，史漢之文
極工處。

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目殺弄兒狀，省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一結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目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齋也。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摔胡投何羅殿下，胡，頸也。摔其頸而投殿下也。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一結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

上文曰上奇焉，曰上甚信愛之，曰愈厚焉，曰心敬日，曰尤奇異之，總為武帝願命託孤伏案。

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一結及上病，屬霍光目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目女妻日磾嗣子賞。伏去要案。初武帝遺詔曰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秭侯，日磾目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敬侯。一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一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秭侯，奉日磾後。一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

兩次涉官爵，殊不類一人其衍文歟

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爲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廷壽反謀，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闔，無內霍氏親屬，封爲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諡曰敬侯。一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帝卽位，爲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敞目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目弟岑爲託。上召岑拜爲郎，使主客。敞子涉本爲左曹，上拜涉爲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幸綠車，當置左右，以待召戰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軍戰之，寵之也。須臾卒。一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哀帝卽位，爲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一而參使匈奴，拜匈奴中郎將，越騎校尉，關內都尉，安定

東海太守。一饒爲越騎校尉。一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一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爲太子門大夫。哀帝卽位，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爲尙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監主葬之事。職辦，擢爲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卽位，徵爲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目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目家世忠孝，爲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宗伯，姓。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竝聽，欲目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欽與族昆弟稔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卽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爲太夫人，南，名也。大行，官名。當上名狀於大行，爲太夫人。欽因緣謂當一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爲目孫繼祖也。自當爲父祖父立廟，

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因劾奏曰：「欽幸得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知聖朝目世有爲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爲後之誼，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碑後，成爲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敬宗，大宗不可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卽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當卽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稭侯當上母南爲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日時卽罪。」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目綱紀

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日明爲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繼祿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日加此。一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不揚其過。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一昔霍叔封於晉，霍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晉卽河東，光豈其苗裔乎。一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一本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

金氏云。一

傅常鄭甘陳段傳

輯 傅介子 陳湯 谷永戒段會宗書

傅介子特一刺
客耳不如甘陳
遠甚

傅介子北地人也，目從軍爲官。先是龜茲龜茲，音丘慈。樓蘭，皆嘗殺漢使者，立案語在西域傳。一至元鳳中，介子目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應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屬，近也。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一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附近而親就。願往刺之，目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目賜外國

傅常鄭甘陳段傳

不親，與近就相反。

詐之也，非武也。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即近就人光景。

不遺士刺，有針綫。

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目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曰：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爲匈奴閒，候遮漢使者，應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節及印，漢使者所齎，獻物，大宛等使所獻。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目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一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一元始中，繼功臣世，復

此傳精神在謀擊郅支一節類太史公敘垓下之戰，而詳載論功諸疏，結構有法，當是五堅當意之文。

插入先是一段，歷敘郅支之罪，爲湯與延壽謀擊郅支起案。

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匈貢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一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日實，坐削二百戶，會薨，因賜諡曰繆侯。湯下獄論。一後復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一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目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呼偁，小國名。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一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目爲春

他日鄧支殺吉
等奔康居，竟不
田吉所料，然一
使沒而鄧支益
驕，更留使者三
聚於百姓何安
而於國何計哉
言之死，傷勇矣。

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鄧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
 者送其子至塞而還。一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靡不絕之義，今
 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捐棄不畜，使無
 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
 困，目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
 不宜敢桀。不敢桀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嬰，猶帶也。必
 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目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
 一單于庭。上目示朝者，禹復爭目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
 軍馮奉世目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鄧支，單于怒。怒字與前總字相顧。竟殺吉等。
 一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目女妻鄧支，鄧支
 亦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鄧支，欲倚其威目脅諸國。鄧支數借兵
 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

者且千里鄧支單于自目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伏後圖城案。

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

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鄧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

言居困厄，暗伏後湯應單于案。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故爲此言，目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

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一收上。建昭三年，接前。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

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

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鄧支單于威名遠

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

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

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鄧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

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

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目爲然，欲奏請

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

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

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眾已集

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

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

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

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關音填。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

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

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

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曰：「威信與飲盟，

讀之可以鼓奇氣。

以下敘次湯擊
鄯支謀略功效，
形勢如畫。

康居內應，故湯
得成功。

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目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目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致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目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傳，讀曰敷。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

曰未至單于城
可六十里止營
曰未至城三十
里止營，曰離城
三里止營，曰薄
城下，曰並入土
城中，蓋大兵深
入難於驟進，此
正湯沈勇有大
慮多策謀處，且
與前直指其城
下相顧。
書及谷吉等所
齎帛書了結前
案，此細密處。

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
爲前，戟弩爲後，仰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
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
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
目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
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目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
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夜過半，木城穿。中
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
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
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
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
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日界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日

兩人禍根，由此
兩節。故班史先
揭於此。

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賦，謂班與之也。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一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日爲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橐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一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枯骨，日骼。有肉，日胔。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一初中書令石顯嘗欲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

爲文論事，當反
覆致志，救首救
尾，則事辭章著
覽者可以立決。
劉向上疏，抑揚
授證，明白如此。
故以衡顯出力
沮害，竟不能奪。
不然，衡顯之議
豈區區一故九
卿所能亢哉。

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一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鄧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鄧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日過。一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目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一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控，維持之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舉，拔也。擐欽侯之旗，舉，拔也。斬鄧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

勳莫大焉。一昔周大夫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暉暉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小雅采芣》之詩。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離》上九爻辭。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二句上疏主意。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小雅六月》之詩。千里之鎬，猶目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目勸有功，厲戎士也。一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厓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目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目爲萬里征伐，不錄其

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收上文轉言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縣，罪未竟也。除過勿治，尊寵爵位，布，總收上文結言之。臣竊痛之。宜日時解縣通籍，縣，罪未竟也。除過勿治，尊寵爵位，日勸有功。一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

稱湯之功，與訟湯之冤處，剴切。

原息，邊竟得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一議者皆曰：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一匡衡石顯曰：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一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一了延壽案。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復奏湯日吏二千石奉使顛命蠻夷中，不正身目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一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一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有愛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馬服君趙奢。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

激暢，使人讀之
不覺心開目明。
向云五重，永云
三重，疑五重者
誤。

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愒億，義勇奮發，愒，愒怒之貌。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目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目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宗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尚書之外逸書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禮記稱孔子云：「做帷非棄，為謹馬也。」做蓋非棄，為謹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目厲死難之臣也。」

魏收一籍之意而結之。

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城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目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目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目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令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目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謂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

湯明法令一段，此後綱領。遇散亂處，定須提綱領史法也。

曰湯心利之，曰受金五十斤，曰許謝錢二十萬，與上卒以此取句相顧。

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曰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一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曰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曰為武帝時，工楊光目所作數可意，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目勞苦秩中二千石。姓乘馬名延年。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一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目疆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目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一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一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

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日鉅萬數，至黧脂火夜作，黧，古然字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賈，讀日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一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徙人新所起室居。奏未下，人目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湯曰：

「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一湯前爲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宜封；竟爲新都侯後。一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爲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參妻欲爲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爲求比。比，例也。上奏。一弘農太守

張匡坐臧百萬目上，狡猾不道，有詔卽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一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目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目非時出也。」一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一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一廷尉增壽議：「目爲不道無正法。」增壽，姓趙。目所犯劇易爲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目聞，所目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目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一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辛。

讀曰孫。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

論文不及向永，然亦可見古人材指不同。

子公出萬死誓奇謀，爲漢立威西域，厥後受圖焉孫者猶藉其

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一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一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改年爲寬寧。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目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目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塊然，獨處之意。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目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目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目懼敵，棄人之身，目快讒，豈不痛哉！

樓威以自振焉。遂其功，亦是掩矯制之失矣。故劉向上疏云：「

論大功者不錄小過。」此定論也。當時天子非不深嘉其功，而

又重選衛顯之，顯亡論已，衛等曾不念之，而亦相與力排其

非，豈其比顯耶？天子且然，何有於丞相御史哉。

脫非向擢力頌其冤，漢幾為部

支報讐哉。班固班祿之贊曰：「

湯儻不自收，效卒用困窮君子問之。」

會宗其年遠出，

會宗其年遠出，

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

帝薦延應延，使羣臣處士而延納之。臯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臯，謂斬其首而懸之。

俊，謂敵之魁率，即支是也。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目

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述亡分

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目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

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妒之臣

所係虜耳。此臣所目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應前為請討。又欲調皇太

后，目討鄧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目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

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諡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

胡侯，勳為討狄侯。了勳案。

谷永予書戒曰：段會宗為都護，與谷永相友善，谷永聞其老復遠出。一足下目柔遠之

他日竟死烏孫，水書委宛深切，綽有定見，有味，觀其言也。

不疑多大略，班據敘次亦多風神，有畫意，漢書列傳爲最。

傳內次衣冠劍

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休美也。甚休。一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一總令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目喻。一雖然，朋友目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目復厲門之跡。一踏，隻也。萬里之外，目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雋疏于薛平彭傳

輯 雋不疑 疏廣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伏案。爲郡文學，進退必目禮，伏案。名聞州郡。一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日軍興，誅不從命者。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興軍之制。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古長劍首，目玉作井，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櫛音孫。佩環玦，褒

雋疏于薛平彭傳

佩，以見直指，是
遺必以禮，蓋不
取大將軍女，以
病免，是退必以
禮處。

門下諸從事，側
靡插焉如畫，本
史記雖傳無不
洒然變色來。

衣博帶，衰大之衣，廣博之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目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勝之字。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目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目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一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一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一始元五年，有一男

沒頭沒緒突起

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襪，著黃冒。襪，直裾襪衣，冒，所且覆其首。詣北闕，目

謂衛太子。戾太子。公車日聞，公車，主受章奏者。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

雜，共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目備非常。丞相御

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

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

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

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

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目不及也。

一大將軍光欲目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目病免，終於家。京師

紀之。一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

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凡不知姓名者，目何人。本夏陽人，姓成，

名方遂，居湖，目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

統衛太子首尾

中間忽竄入此

數事

引廣漢語作斷

案結局

如常山之蛇，此

故事體

顯緒至此方見。

二疏多濟名，而
張據指次略相
當。

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一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一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一廣兄子受字公子，亦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頃之，拜受爲少傅。一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目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一太子每朝，因進見，太

班海儘力著色
摹寫而後又得
韓昌黎送楊少
尹後，千年以來
兩兩絕調。

不爲子孫買田

傳在前，少傳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目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
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
道也。」老子之言。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
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目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
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目其年篤
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目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
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祖道，餞行也。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
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一廣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
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趣賣日共具。
幾所猶言幾許。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
及君時，頗立產業基趾。」幾，讀日衆。今日飲食廢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
買田宅。」丈人，親而老者之稱。老人即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我豈老

宅亦從知足知止得來。

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日爲贏餘，但教子孫忘儉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人之怨也，吾既亡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日壽終。

王貢兩龔鮑傳

輯序 王吉諱昌邑王疏 貢禹 兩龔

此傳本敘王貢之屬，卻以古昔不仕之士歷次於前，以爲王貢輩發端云。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一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維深山，日待天下之定也。自

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目爲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一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子真，皆其字也。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目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詔而終。一君平卜筮於成都市，目爲卜筮者賤業，而可目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目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嚴周卽莊周。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吾備禮目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目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

敢言目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目其業終，蜀人敬愛，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矣而立，揚雄爲自蓋其德，則有名也。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虐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日加諸。舉茲目旃，不亦寶乎？」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以上皆揚雄之言也。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目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目禮讓進退云。總結。

王吉上疏諫曰：

吉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驪，國中動作亡節，故上疏諫王云。

「臣聞古

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

魏遊之樂，一則傷生，一則虧性，故吉專以二者

風昌邑，漢書正詞，佳如大呂黃鐘，錯錯乎有餘韻。

古疏本經術，而文章之旨與古伊訓說命相表裏。

中心制兮，「繪圖匪風篇，魁古但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說曰：「是非古

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

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目為民不可數

變也。一昔召公述職，引召公事，欲以為法。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

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虛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一大王不

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擗銜，擗，推也。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

身勞摩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

風寒之所區薄。言遇疾風，則僵靡也。薄，迫也。數日奕脆之玉體，奕，柔也。犯勤勞之煩

毒，二句總括上文馮式以下九句意。非所目全壽命之宗也，宗，尊也。又非所目進仁義

之隆也。二句收結上文。夫，此下說進仁義之隆意。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

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

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目利形

進退步趨日實下，今人不行，則腳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目練臧，專意積精日適

神，於日養生，豈不長哉？一說全壽命之宗意。大王誠畱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

志，結上養生。體有喬松之壽，結上養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轅，而

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尙思慕。於宮館

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目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

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

嬖介有不具者，於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目明經絜行著聞，徵爲博士涼州刺史，病

去官。一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目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

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一元帝初卽位，徵禹爲諫大夫，數虛已

問目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

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珞，木摩而不刻，珞與彫同。車輿器物，皆

此文先言古制，次言高祖文景

循古節極，又次
言後世者，備錢
以備復古化望
元帝何等節奏
緊嚴，其大指總
在承衰救亂五
句上，盡承上起
下之詞。
此文質而不俚。

論語曰：以下，極
道方今奢僞，卻
歸在大臣循故
事之罪。
管絃零碎事。

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一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絺履革，器亡珉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盛，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一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目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自節焉。

一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

銀飾，非當所目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廢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迺日步作之。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日填後宮。填，異實同。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烏有所言，不能自言減省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上謂天子。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一唯以下正前所云承衰救亂

五句意。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

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畱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目爲田獵之囿。會置也，獨置賢之。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目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目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大雅大明詩，言承天之意，此誠難也，王者之命不妄改，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毋貳爾心，勿猶豫也。當仁不讓，獨可目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迺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目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僅整所著布長襦也。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目供車馬。至拜爲諫大夫，秩八百

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綵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日益富，身日日益尊，誠非中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日報厚恩，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滄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躡仆氣竭，不復自還，沔席薦於宮室，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一「天子報曰：『朕目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生，先生也。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子之，既已諫矣。今復云子少，夫目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目加。傳曰：『

此後連日又言
又欲所謂數言
得失書數十上
也。

此亦後世分款
體格史家爲彙
之若此。

以下書疏並非
全文，班掾特述
其詞旨而約言
之爾。

七十萬人常受
其飢，此是錯之
遺說。

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目自輔。一後月餘，日禹爲長信少府。一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一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目爲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迺筭。一又言：「古者不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搖動，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摔中把土，手足胼胝，摔，拔取也。把，手拮之也。已奉穀租，又出廩

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一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日寬繇役。」一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稟食，令代關東戍卒，乘乘登也。北邊亭塞候望。」一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一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日與民，罪疑從輕。亡贖罪之法。故令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

連用四故字起句，俱承上文而言。

切中今時風俗之惡。

威行，遂從者欲。從，讀曰縱。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目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目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於百姓者，目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操，持也。切，刻也。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目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目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目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迺至於此。察其所目然者，繳上故字四段。皆目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相，諸侯相。守，郡守。誅不行之所致也。一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目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買人，進眞賢，舉實廉，而

天下治矣。一孔子匹夫之人耳，目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目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自成康目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目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一陛下以下總結上文意。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目先下，選賢目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一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迺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之

上總統禹所上書此總統天子從禹所議亦是

一格。

兩龔傳分合聯
格得太史公法。

禮，皆未施行。一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目其子爲郎官，至東郡都尉。一了上緣生字案。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韋玄成傳。

兩龔

合敘。

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

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一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明，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目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爲尉。壹爲丞，勝輒至官廨去。州舉茂材，爲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寧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波及。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寧壽稱疾不至。一勝居諫官，專敘勝。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

王貢兩龔鮑傳

八七

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以勝與吉禹同傳，正以此故。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一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迺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一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尙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目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日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目何從。勝曰：「將軍目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謂如尙書所劾奏也。勝目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

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言時人

意自變耳，禮不變也。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目采名，君

迺申徒狄屬耳。」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

者，勝白之尙書，問誰受？對曰：「受夏侯常。」尙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

卽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奏事不詳，妄作觸

罪，勝窮，亡目對尙書。卽自劾奏，與常爭言洿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

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禮義，而

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僭謾亡狀，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

勝謝罪乞骸骨。一上迺復加賞賜，目子博爲侍郎，出勝爲渤海太守。勝

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一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

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酈漢亦目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

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目德行徵

撰入酈漢，爲策
文書文二人伏
案。

將敘勝之歸老，
御先以韓福故
事埋根，後只用
皆如韓福故事
一句應之。

傳勝波及於漢，
因漢波及兄子
曼容，此主賓文
法。

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閱勞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日時存問。常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艾二人，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同產，兄弟也。大夫其修身守道，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一初，龔舍日龔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一復徵爲博士，又病去。一頃之，哀帝遣使者卽楚，拜舍爲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

發使者迎勝，及勝固辭，以至蓋棺纔悉，則盡如畫。

王者曰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迺遣歸。舍亦通五經，日魯詩教授。一以上尊敘舍。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一又舍敘。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一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日辨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目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目安海內。」勝對曰：「素

不應詔本旨，始顯言於此。

蕪齊二句，本莊子語，老父罪勝不能賴光用晦，致天子屢以詔徵，故曰非吾徒也。

愚，加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君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柩作祠堂。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又專殺勝。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虜！薰日香自燒，膏日明自銷，薰芳草。龔生竟天天，非吾徒也。」引老父言作種案。遂趨而出，莫知其誰。一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魏相丙吉傳 全輯

宰相職在贊化，謂元魏相明易學，始終以奉順陰陽爲首事，丙吉知大體，亦以陰陽不和是憂。班掾以魏丙同傳以此。然魏有怨於霍氏而必報，丙有大恩於宣帝而不言，魏尙猛丙尙寬，其道又不相謀云。詳次大將軍以武庫令事下相廷尉，伏後相奏封事案。

大將軍當因遮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一舉賢良，目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目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一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迺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目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目責過相曰：「幼主新立，目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目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

說者釋勿究，何以立下廷尉獄。

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甞作一年，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目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一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一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一數年，宣帝卽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目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尙書事。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擾不制。宜有目損奪其權，破散陰

班據兩書因許伯賦富譏刺之愈。

宣帝始親萬機一段，結上起下。甚稱上意一句，綱領以下敘止匈奴之兵條，漢興以來故事，采明堂月令之奏，每段結構，皆根此句來。

謀，目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一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目防雍蔽。班，讀曰班。宣帝善之。一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迺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目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一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一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一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書諫起案。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一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

五兵之虞，也古
今情事。

願與三侯詳議，
即初因平恩侯
上封事白去副
封意。

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迺天道也。一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一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目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引老子道瀟瀟之言。言民目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目爲此非小變也。一今左右不憂此，迺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昌平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上從其言而止。一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目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

此奏屬翁知大禮處。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虞與娛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目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一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目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目備凶災，亡六年之蓄，尙謂之急。國無六年之蓄，曰急。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迺得蒙更生。一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

此奏以陰陽和立說只一意反覆。

漢時以卦氣論治。

月令之書，雖起奉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用其略，如春行寬大之令，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後不復論囚類，皆本之月令云。

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目撫海內。「帥，循也。」上施行其策。

一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表，為標明之采。據取也。曰：「臣相幸得

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

易曰：「天地且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且順動，故刑罰清而

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且日為紀。日冬至，則八風之

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

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圖，故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

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

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上為信，信者

誠，誠者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自治西方；南方之卦，

不可自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

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且乘四時。乘，治也。節授

民事。一君動靜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山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一臣愚目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服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曰：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蕭何，周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王陵，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自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一：中謁者趙堯舉春，四時各舉所施行。一：大司馬李舜舉夏，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一：兒湯舉秋，一：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四人各職一時，大

宣帝之治，選用賢能，吏職名實，國富兵彊，威加於四夷，固相之材，有以稱之。然而陰陵漢之元氣，開伴成之路，以藥哀平之亂，者相亦不能無一二也。若夫寬大長者，以不德收德，則吉恢乎有餘地矣。
 漢相以魏丙爲冠，而固敘丙爲爾。丞相樓三四事。

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

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御史大夫朝錯

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

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

一時，時至，明言所職目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一

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

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一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應前與情相善句。

上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

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史。一積功勞，稍遷至廷尉

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一武帝末，巫蠱事起，吉目故廷尉監，徵詔

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

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一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條爲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目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餘波。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目私財物，給其衣食。一以上

敘吉保養曾孫之功。後吉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一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卽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

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及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遣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己，在掖庭外家者，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日誓龜，豈當作直。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一 以上敘吉尊立曾孫之功。宣帝初卽位，賜吉爵關內侯。一 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一 精前。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一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尙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日

此常山蛇勢。

吉不伐舊恩，而天子故彰顯之，班孟堅之點次，亦絕今古。

自武帝末至此，是一段文字，總敘皇孫一事，以後續敘相業。上寬大好禮讓句是綱下文據史有罪為一段。

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目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目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目自持。」一以

上敘宣帝報吉舊恩。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一據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

於官屬掾史爲一段吉又嘗出爲一段是目段更有結構。

事類曹參。

取吏知大體處，而吉善用其言。

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目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目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一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逋蕩，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目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地，猶第也。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茵，墊也。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目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卒，讀曰猝。目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迺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

吉不能佐其主
事風易俗至民
相殺傷於都市
此其爲變不小
不是之憂而區
區於一牛喘之
問知大體者如
是乎

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曰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目問之。掾史迺服，目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卽有不諱，誰可目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目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目吉

萬年昭丙吉而竊高位，垂沒又以敬其子，侯人之根，滋蔓無窮，焉得謂吉知人。

收此一書，結丙君舊恩終始。

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目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諡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迺使出取齋衣。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迺已。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尉。一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守丞者，

守獄官之丞，誰如者，其人名。

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

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目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

迺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

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廢具也。

時吉得食米肉，月月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

省席蓐燥溼。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

去，離也。敖，游也。盪，放也。數

奏甘毳食物。

奏，進也。毳，讀與脆同。

所目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

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

目存君，不足比也。

介之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

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

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目受田宅

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日暮，欲終

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目爲宜復其

爵邑，目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爲姦利，臧千

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目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目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目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目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迺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虛哉！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

輯 京房論幽厲 李尋災異對

京房與元帝論
幽厲事至於十
問十答西漢所
載君臣之語未
有如是之詳盡
委曲者

房先開端反覆

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尙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一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目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目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目知其不賢也？」上曰：「目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目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目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目往知來耳。」一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目視萬世之君，今

問華，而後免冠，頓首指摘時事，亦可謂納約自屬者矣。

陛下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露，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目爲不在此人也。」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

哀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問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

此段即日之變，
應在人君勤帝
執乾剛之德。

問愚臣不足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目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一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目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目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譎，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營，謂務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

必有暗指。

此即谷永後宮之對。

此段即月之變，應在母后勸帝親求賢士。

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瘳。小臣不知內事，竊目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目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疆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目貨財，不可私目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目執不軌。一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候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軒轅南大星爲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杖，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爲寒心。言天下

此段即五星之變，應在兵寇內，亂勸帝宜察蕭牆之禍。

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

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日崇社稷，尊彊本朝。一

邪侯之人，誠出賤惡，勿得龍異，令其盛盛也。

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

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

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歲星為

帝，填星為女主也。當日義斷之。營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仰，兩宮，謂紫微太微。

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太白發越犯庫，奎為天庫。

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

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

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太白出端門，

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日時解

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

防絕萌芽，日盪滌濁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

此下又歸在順時上。

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目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兼與字同。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目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目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目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問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與、溼也。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目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

此卽魏相月令明堂之時。

此段即水之變，
勸帝抑外親大
臣。

此段即地震，應
朝無奇策固守
之巨勸帝抑外
親以舉賢才。

此即梅福之說。

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目順時氣。一臣聞五行曰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吠滄，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皇甫卿士，周室女權之族。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置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

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尙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通人，謂應達賢材也。馬不伏歷，不可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顛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

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目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目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目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目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應上本張。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趙尹韓張兩王傳上

轉 趙廣漢 韓延壽 張敞

廣漢多材指，而
延壽亦竭力摹
寫而工矣。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閒，少爲郡吏州從事，目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目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一虛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實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

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

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

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

川太守。郡大姓原楮宗族橫恣，原楮二姓也。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

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楮首惡，郡中震栗。一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

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

之。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

為銜箭，銜，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曰為豪桀大

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

相告訐，廣漢得目為耳目，盜賊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壹切治理，威名

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

治京兆先案大
豪，治潁川先制
首惡，此廣漢治
行所以尤異處。
狙拾之見傾危
之情。

某掾卿所爲，非
二千石所及，從
裏遂治渤海來。

善爲鉤距句是
網，鉤距者一段
是日俱虛說，那
中盜賊，至皆此
類也，方指其實
而敘之。
船箭之術，利用
置鉤距之術，利
用詭皆申韓之
故智。

徵廣漢目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
爲真。一廣漢爲二千石，目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尉薦，

謂安尉而薦善之。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

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僵，

偃也。仆，頓也。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貧者，輒先聞知。風

諭不改，迺收捕之，無所逃。按之臯立具，即時伏辜。一廣漢爲人彊力，天

性精於吏職，又另起結前起後。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目得事情；

鉤，致也。距，閉也。示若不問而自知。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賈，讀日價。已問羊，又

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目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

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一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

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一首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

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一腹富人蘇回爲郎，二人

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二人驚愕，又素

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調，辦具之也。皆

曰：死無所恨。一 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爲書記以召之。湖都亭長西至界

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語，問

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審聲謝我，警也。何目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

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目自效，京兆不

忘卿厚意。」腹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一 尾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

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

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目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一 左馮

以下敘事錯落。

廣漢奸隨奸事，

故特奏請游徼

秩百石。

書法前稱其能，

後稱其蔽，見美惡不相掩。

既已侵犯貴戚大臣而又好用世吏子孫，此必欲倚之以爲耳目者，即前鈞距之故術。

廣漢以驕起功名而卒以驕賈誅戮，傳所謂陰符經之熬橫者乎。

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從讀曰縱。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廋與搜同。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目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疆壯讜氣，讜與鋒同。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日此敗。一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起前結後。目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接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一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一廣漢使所親信長

三事皆用疑字，此正莫為持難處，所以不免於敗。

二實字，與上疑字相顧。京兆尹按丞相，丞相不以為望而救之，帝必為感動。京兆尹免而丞相之德益宏矣。廣漢之誅誰為誅之，相誅之也。末後擬為京兆

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酌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目脅之，母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目殺婢事。一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目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丞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目過譴笞傳婢，出至外第，迺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目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一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目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一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

尹數句揮尾語，又洗發一番。

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一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兄讀曰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

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一伏後文武兼備冷案。是時大將軍

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

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一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

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

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

設。」功曹目為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為文辭而問

之。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

日能不及翁歸。一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閱孺部汾北，翁

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一舉廉為

翁歸自名文武兼備不嫌於誇延年自以能不及翁歸不嫌於怯英雄本色大率類此。

兩用率廉，應前公廉句。

翁歸作用，與廣漢相似。

縣縣記籍，簡帝不必設以一書百鈞，臣不必用，此翁歸簡易處。

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一遷補都內令。一舉廉為弘農都尉，一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目私。」一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披有罪者籍也，解，讀曰懈。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目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一東海大豪郟許仲孫，郟縣。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目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目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目為右職，接待目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

教治東海治扶風結以姦邪罪名縣縣有名籍句爲綱領而兩以大治句結之翁歸之治在近則鏗與廣漢相似而其根本不同廣漢則以好彌而爲傾危而翁歸特以名籍而必刑罰然不以行能驕人則器識固遠矣至末復點出開案而歸結於田延年知人何等結構延壽多大雅不

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曰：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所經過及所歸投也。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羽，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莖，斬芻也。音干臥反。責日員程，不得取代。員，數也。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目缺自剄而死。缺，斫莖也。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精簡起後。然溫良謙退，不目行能驕人。謙，古謙字。甚得名譽於朝廷。一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目奉祭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精案。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一父義爲燕郎中，刺

彙之略，而惜也。蕭望之嫉賢而延壽亦不遜。田延年舉尹翁歸，魏相薦韓延壽，班史並首紀之，著其得人云。

歷召郡中一段，正與廣漢相反。

延壽守潁川，則反廣漢破黨之故指，而為和睦。黃霸守潁川，則因延壽禮讓之。

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一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目得失。時魏相目文學對策，目為賞罰，所目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目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一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一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追提廣漢相形。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目為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更改之，教目禮讓，細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目禮意。人人問目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目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

善治，而無異同。

前潁川後右鴻
翊，總括在此。

大率延壽好施
服。

三自字，與前自
期實自字相應。

此下才是東鄉
事。

偽物者，弃之市道。一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
 其迹而大治。一延壽爲吏，總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日禮
 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社，陳
 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
 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
 相率目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
 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一接待下吏，恩
 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虛「豈其負之，何日至
 此。」一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
 不能言。實。殊。絕也。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鑿治視，厚復其家。一延壽
 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
 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日事

趙尹韓張兩王傳上

一二七

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目敬父而見罰，得母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代人爲卒。延壽遂待用之。實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結在東郡二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實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目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

以上次延壽治
行以下次延壽
蒙稱處

延壽肝望之，與
趙廣漢肝魏相
相似，何其倒行
而逆施之。

東郡事，適在按

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
髡肉袒謝，願目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
相對飲食厲勉，目意告鄉部，有目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迺起聽事，
勞謝令丞目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
周徧，二十四縣，莫復目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一結延
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
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目爲更大赦，不須
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
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
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
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
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一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

事時敘之。

按御史所劾奏延壽事，並事據拾行縣時聲名之過耳。豈得以上僭不道案坐之而望之卒爲石顯所陷而死，豈非天道好還哉。

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紉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檠。幢，麾也。檠，戟也。植羽葆，

鼓車歌車。郊祀時，備法駕也。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爲伍，分左

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

噉，音咷。咷，音條。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韉羅後，

弓衣也。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蘭。鞬，鞞，即兜鍪也。蘭，盛

弩矢者也。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延壽又取官銅物，候

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尙方事。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鐔，劔喉也。及取官

錢帛，私假繇使吏。假，願質也。及治飾車甲三百萬目上。於是望之劾奏

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目臣

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

皆目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目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

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奉，

做之材指大略
於所上書已見
其概而班掾敘
次點綴如畫

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一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目己為戒。子皆目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眾，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掉尾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

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目鄉有秩，澤有秩

者，舊夫之類。補太守卒史。一察廉為甘泉倉長。一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

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上事一。孝昭皇帝蚤崩，

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自

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襃，而昌邑小

輦先遷，提聲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一後十餘日王賀廢，敞目切諫顯名，

擢為豫州刺史。一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大中大夫，與于定國

西京第一等疏。

並平尙書事。一曰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一宣帝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一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目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目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一敞聞之，上封事曰：上事二。「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褻寵故大將軍，目報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顛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

盡敵之意，在於
抑退霍氏，而保
全其宗族，此家
國兩全之計也。
然是時許后之
事既彰，宣帝志
在必除，故雖善
敵之計而不行。

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目列侯爲天子師。明詔目恩不聽，羣臣目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目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日出，人情不相遠，目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敝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直讀曰值。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一 許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敝上書自請治之。上事三。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自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

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騫，既無目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一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目興之狀。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一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目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壹切，權時也。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陳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一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上事四。「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目抑心意，絕奢欲者，將目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又近一層。君母出門則乘輜駟，

以上四疏，皆有直言政譏之風，字字有裨於君，固以故班史悉數不遺，借故太守相形，而品次有倫。

下堂則從傅母，繡，衣車也。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綢繆，組紆之屬，所以自結固也。此言尊貴所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留，讀曰蹤。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目田獵縱欲爲名，於目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傲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一是時潁川太守黃霸目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目膠東相傲守京兆尹。自趙廣漢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滯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目問傲，傲目爲可禁。傲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目爲長者。溫厚，言寬足也。傲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貰，緩也。把，執持也。令致諸偷目自贖。致引至於官府。偷長曰：「今一旦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傲皆目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目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闔出者，

中間插入做爲
 人一段，概論其
 生平，且與廣漢
 相形，此步驟太
 史公處。
 此張敞小傳也。
 做能吏也，而以
 經術自輔，不醇
 用刑罰，班氏稱
 其治略循廣漢
 而發，蓋彌伏不
 如，愚以爲此其
 所以勝於廣漢
 也。

借定國望之兩
 人相形。

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一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越法縱舍，卽足大者也。其治京兆，斷語。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目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一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浩，大也。穰，盛也。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目高弟入守，及爲眞，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民，目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一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一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目便面，便面，扇之類也。拊馬。一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懽，有司目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一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

敞與定國俱目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尙書事。敞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

一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比例也。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目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從輕法以免也。卽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一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與枹鼓稱鳴相應。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

敝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敝。敝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敝素所厚吏，數蒙恩貸，目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記書也。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目舜無狀，枉法目誅之。臣敝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
「一天子引見敝，拜爲冀州刺史。敝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敝目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區，居止所。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吏逐捕窮蹙，縱迹皆入王宮。敝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轅，轅也。敝傅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敝居部歲餘，冀州盜

借客情引入，亦見傲作用。

賊禁止。一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一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傲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目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曰：爲傲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傲，欲目爲左馮翊，會病卒。一傲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傲，隨至杜陵，刺殺傲中子璜，傲三子官皆至都尉。一初傲爲京兆尹，而傲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傲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傲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傲，且當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目刑法治梁。一吏還道之，傲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旣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一傲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傲，然政事不及也。竦死，傲無後。

趙尹韓張兩王傳下

輯 王尊 王章 贊

尊素以剛毅成
功亦以此脫
此文節節生情。

王尊字子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一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尊事以為師。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一數歲，目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一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一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目我為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一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

大率，拿剛勁，侃
毅人，於此可見。

法而辦。目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目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目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目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目致千里。園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目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目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意丞教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教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一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日千餘騎奔突羌

以容形玉，便古
雅態。

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一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目尊爲郾令，遷益州刺史。一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一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一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一是時東平王目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相鼠，鄭風篇名，刺無禮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廩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

初中書一段，起
尊勅匡衡張譚
案。

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且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願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願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太后名也。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一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一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目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

畏忌，爲海內患害。不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

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目新卽位，重傷大臣，迺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目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

贊官尊隨詔不
經好爲大官謂
此兩事爾

尊此著非是。

陵令數月，目病免。一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備，音倍。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穀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目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一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眞。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一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一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目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有冤罪自言。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公然而歸。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一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上，嫚，古黷字。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一結上起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

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滯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斬其首而致之。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放趙，禁作酈作酒之家。杜陵陽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魚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

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引漢書與之辭。原其所目，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目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摔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目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目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應侯范雎也。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目誅良將。魏信讒言，目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首，尚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目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周禮三種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目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即日

尊治行之詳，及御史大夫所以奏尊之故，不書於敘事中，卻於三老頌文見之。頌文甚古而嚴。

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但，能也。卽不如章，飾文深詆，目愬無罪，亦宜有誅。目徵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一書奏，天子復目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應如尊乃勇，男子。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

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目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一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莸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目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滅死，章免官。一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一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目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一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牛衣，編亂麻爲之。與妻決涕泣。

班固傳王章不

甚關發，而死於剛直之極，卻於妻女語言中見之，殊爲奇妙。

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辱，不自激叩，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平生，先時也。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一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一章爲京兆二歲，死不目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卽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一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

諸傳簡潔，而其
標體撲麗，多
風致。

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絮已，為近世表。張敞衍衍，衍，鑿敏之貌。履忠進言，
綠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嬖之名，嬖，古情字。謂走馬，拊
馬及畫眉。王尊文武自將，將，助也。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
守節，不量輕重，目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

輯 蓋寬饒 孫寶 何並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蓋音公蓋反。明經為郡文學，目孝廉為郎，舉
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戶將者，主戶衛也。事一劾奏衛將軍張
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
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為衛司馬。一先是時，追敘。衛司馬在
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目下
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目令詣官府門上謁辭。蓋上謁辭闕庭耳。尚書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

由是衛官三句，與上先是時衛司馬三句相反對。

此一段摹寫曲盡，與太史公敘灌夫傳相頡頏。

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當出則報其宿衛之事，上奏辭，即上謁辭也。自此正焉。一寬饒初拜為司馬，倒敘。未出殿門，斷其禪衣，禪，音單。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得代當歸者也。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日報寬饒厚德。一宣帝嘉之，日寬饒為大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一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一平恩侯許伯入第，治第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

寬饒爲人一段，
一攝一抑用二
然字轉換得妙。

先插入王生子
書而後敘寬饒
上書得罪，一一
與書詞相合此
敘事之妙。
王生之書，取其
智次公之封事。

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目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一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目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奸，音干。上目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目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目司察之位。擅君目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目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

取其謬。鄭昌之
頌取其義。

此蓋以危行言
孫望寬饒也然
則宣帝之時可
知矣。王生蓋智
士史逸其名惜
哉！

次公引書及此
似狂惑。

循職而已，迺欲目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拂，讀曰弼。數進不用難聽之語，目摩切左右，非所目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目飾君之辭，文足目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之末行，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目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滯廢，儒術不行，目刑餘為周召，使奄人當權輔。目法律為詩書，目刑法成教化。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目傳子，官目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一上目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目為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目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

此傳遂段直敘。

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日磾也，張安世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目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目諫爲名，不敢不言。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前後不相副，不特此事爲然。前刺益州則奏恩，爾後尹京兆又貸杜穉季，前遣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目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待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目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

蓋諸葛劉鄩孫母將何傳

吏迎母，後又自言營妻子，均其不相副處。

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言士不遭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爲也。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一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爲益州刺史。一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輒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爲亂首。由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爲亂首」也。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一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爲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爲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一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上書願目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受其田，而準償價直。錢有貴一萬萬目上，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尙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

因附侯文一小傳。

前後次益州，吏民既多陳寶功，故曰守漢陽吏。

度立度，通也。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一會益州蠻夷犯

法，巴蜀頗不安。上目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

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一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目剛直不苟合，

常稱疾不肯仕。寶目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

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目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

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目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渠，

讀罷，豈也。文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

杜穉季。」穉，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

然。一穉季者大俠，目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

騎將軍，失車，勝將軍，謂失玉音意，奏扈衛事也。與紅陽侯有卻，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

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目穉季託寶，故寶窮無目復應文。

結應默然句。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

蓋諸葛劉鄩孫母將何傳

民又復釋之，故今雖閹勿問，竟歲而威名素著，吏民尙未敢即欺明府也，前後意脈相貫。

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卽度穉季而譴它事，過度不治罪。衆口謹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卽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爲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一二了籍前案。穉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一哀帝卽位，徵寶爲諫大夫，遷司隸。一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卻，且當惡事惡而嫉之。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舋目揚我惡，我當坐之。」上迺順指下寶獄，尙書僕射唐林爭之。上目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

孫寶能吏，大節不撓，當孔光等誣誦賊莽功德時，從容折難，可謂歲寒之松柏。

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一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目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目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目寶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目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爲庶人。一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目爲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爲大司農，會越、駕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召公不說周公作君貳。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

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目奏寶，事下三公，卽訊。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自言老耄，心志亂，或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聲。寶坐免，終於家。一建武中錄舊德臣，目寶孫伉爲諸長。

何並字子廉，祖父目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一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宣帝王皇后父，封邛成侯。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閒單外，君宜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並具知之，目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畱界中而已。卽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爲變，儲兵馬目待之。

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建

鼓，植木而旁懸鼓，所目召集號令。

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

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襜褕，曲裾禪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身變服，從閒

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

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

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

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謹譁，目爲實死。成帝太后目邛成太后愛林

卿，故聞之涕泣，爲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一徙潁川

太守，代陵陽嚴詡。一 詡本目孝行爲官，目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

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

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

哉。我目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爲

插入嚴詡，形並
之剛。
先提潁川三人
罪案。

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即前罪在弟身與君律之意。驅威入關，即前關林卿無留界中之意。

美俗使者。一是時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臧千金，並爲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一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目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季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目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一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先爲遺令。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椁，直容下棺。」意讀曰但。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爲關都尉，建武中以

並孫爲郎

蕭望之傳

輯 鄭朋奏記望之

鄭朋奏記望之曰：朋，會稽人，陰欲附望之。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

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

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

仄，至周召乃留乎。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爲欲恢廓其道，日昃不食，追周召之蹟，然後已乎。樛讀曰楸。

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皋澤。修農

圃之疇，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

枉之險蹊，埃徑謂道也。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

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鋒，刃端也。鏑，刃旁也。奉萬分之一。望之具納朋，接待以

禮，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卒爲朋陷繫獄。

蕭望之傳

馮奉世傳

輯 杜欽追訟奉世疏

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目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目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目誅斬之，封爲列侯。一臣愚目爲比罪，則鄧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武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

連用九則字，文勢錯落，句法頓挫。

非聖主所目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匡張孔馬傳

輯 匡衡政事得失疏 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張禹 贊

議論滾滾，皆聖賢道理，詞語復宜暢，漢儒以經術經世務，自仲舒之外，如衡者，殆不多見也。

此上言時俗之弊，此下言變俗之變，此下言變俗之句相顧。

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目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一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舍善後而意。蓋保民者，陳之目德義，示之目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疏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目身設利，不改其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一臣愚目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目

本字應上務字，今俗吏以下，正是薄之未得其務處。

考國風以下，歷引詩之變俗者以爲證，申明上文公卿大夫相與循禮以下意。

禮讓爲國乎？何者，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目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一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仗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一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鄘風太叔于田之篇曰：覆楊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征。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秦穆公與羣臣飲，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驚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唐風山有樞之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故其俗皆吝而積財也。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太王國於邠，化太王之仁，

治天下一句，收拾上文許多意思，是大關鍵。巨開教化以下，總敘上文，言變俗之效，因引詩以起下文，言宜先正天子之都也。

故其俗皆貴誠懇。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謂崇尙也。而已。一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日保我後生。」商頌殷武詩。此成湯所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一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日相盪，盪，謂陰陽氣相盪，自成災祥也。善惡有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靜者動，謂地震。明者晦，謂日蝕。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一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

自古將進言於君者，必先稱述其善，然後及己意。

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度，過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目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此疏所言，義理最精粹，學者當著眼，不可與尋常章疏並看。此疏泛起一貫，下分三段，與前治亂篇同格。

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周頌閔予小子詩。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目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

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曰：『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居尊上之位。

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周南關雎詩。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

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

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

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一

此上論戒絕匹。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日輔相善

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

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

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正

言行之要，宜究其意。一此上論勸經學。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

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簡文，日章人倫。物事也。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

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目臨其民。」是目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目視之。昭，明也。穆，天子之容也。又觀日禮樂，饗醴酒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畱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日立基楨，天下幸甚！」此上論威儀之則。上敬納其言。

此傳敘禹以明經爲師，相乃一事不書，而所書者若賞賜，若買田，若飲食，婦女，與請臺地，請官子墾之類而已。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

及書臨問數語，
又曰：諸王子弟
聞知皆喜悅，則
禹之爲人可概
見已。

爲相六歲，乃無
一事可書也。

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一久之，試爲博士。一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目尙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一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卽位，徵禹寬中皆目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尙書事。一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竝領尙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一上報曰：「朕自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目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日孳孳，無違朕意。」一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一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

此一段范蔚宗
稱其贍而不穢。

嘉元年，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迺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一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一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箏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箏弦鏗鏗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各自爲得宜也。一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殖貨財。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典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

禹不以此條王
氏擅權之罪，令
帝得爲處分，已
而卒移漢祚，禹

衣冠所出遊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爲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目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目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一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一禹雖家居，目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一虛永始元延之閒，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目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目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

之罪重矣。
禹之罪，後世論之，深矣。然其由，亦成帝致之。彼見其懦弱，恐排王氏，則復效王章之死，爲子孫計，不得不出於此爾。

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且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禱，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一謹厚。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一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爲校尉禹騎諸曹。一初禹爲師，目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經學精習。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一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古人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

王商史丹傳喜傳

輯 史丹

丹傳止敘輔翼太子一事始末。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諡曰安侯。一自

元帝爲太子時，丹目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卽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曰：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一綱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畱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目撻鼓，撻，福也。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鞀擊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於是上嘿然而咲。一且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同處長養，自至於壯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旣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曰：責謂丹，謂者，善語也。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

史丹言屬跪，而見則忠而湛深矣。

亦以勞劫之之

痛中山王，至目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臣，當死。」上目爲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一日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稍侵，言漸篤也。意忽忽不平，數問尙書曰：「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曰：「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目青規地，曰青蒲。涕泣言曰：「皇太子目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目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目下，必目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目示羣臣。」目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卽卻頓首曰：「

妄聞罪當死，此一著更妙，太子由是句了護太子事。

丹以執正不附，傳太后卒，以免官一節，班據附之傳，喜傳中。

成帝免史丹，其辭頗溫厚，殊得進退大臣體云。

愚臣妄聞，罪當死。「卻退也。」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目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鄴之武彊，聚戶千一百。」「一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目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目官職之事，久畱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

目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一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目丹任，並爲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